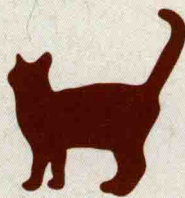


亚森·罗宾 破案经典

(下)

[法] 莫里斯·勒布朗 原著
李斯金 译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亚森·罗宾

破案经典

(法) 莫里斯·勒布朗 原著

李斯金 译



目录

CONTENTS



118	第六卷 第二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一章
119	第六卷 第二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二章
120	第六卷 第二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三章
		117	第七卷 第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五章
		117	第七卷 第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七章
		117	第七卷 第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九章
		117	第七卷 第十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二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三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四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五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六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七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八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一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二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三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四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五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六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七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八章
		117	第七卷 第九十九章
		117	第七卷 第一百章

◆ 虎牙

上部

第一章	韦罗之死——神秘的会议	585
第二章	弗维尔父子神秘死亡	597
第三章	谜中谜	613
第四章	突然落下的铁幕	624
第五章	横空出现的乌木手杖	632
第六章	《莎士比亚全集》里的 时间表	641
第七章	寻找朗热诺老头	648
第八章	亚森·罗宾的愤怒	654
第九章	索弗朗述说真相	659
第十章	大溃退	667

下部

第一章	命运	674
第二章	大爆炸	681
第三章	仇恨	689
第四章	继承者	699
第五章	韦贝的复仇计划	709
第六章	囚禁	718
第七章	亚森一世	726
第八章	陷阱和陷害仅是一字之差	733
第九章	弗路斯的秘密	742
第十章	羽扁豆花园	751

◆碧眼少女

- 第一章 蓝眼睛的英国女孩 759
- 第二章 展开调查 766
- 第三章 暗夜香吻 771
- 第四章 别墅B的窃案 779
- 第五章 古道热肠的人 784
- 第六章 树丛间 789
- 第七章 生死关头 796
- 第八章 全面备战 801
- 第九章 女孩别惊慌 807
- 第十章 立即行动 811
- 第十一章 血腥风暴 813

第十二章 涨潮 817

第十三章 黑夜 820

第十四章 青春之泉 825

◆金字塔之谜

第一章 赛马场里的怪异小偷 831

第二章 家徽的谜底 843

第三章 向尼罗河的源头进发 856

第四章 仰望金字塔 866

第五章 惊现大宝藏 878

第六章 迷人的法兰西 891

第一章 韦罗之家——神秘的会议

那夜寒风凛冽，呼啸的冷风夹带着雪花，在教堂的尖塔间不停地打着旋儿，在教堂的尖塔间不停地打着旋儿。

……

……



……

虎牙

……

不用说了，曹先生，您说。

……

……

……

……

……

……

……

……

……

……

上 部

第一章 韦罗之死——神秘的会议

故事发生在充满梦幻和浪漫气息的法国巴黎，这里有世界著名的卢浮宫、凯旋门，还有巍峨的埃菲尔铁塔。

此时的巴黎警察局里一片寂静。

已经下午四点半了，警察局长德斯马利翁局长外出去开会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他的会议究竟到底有多重要，都这个点儿了，还没回来。一名警官先生拿着一叠已经批阅过的重要文件，放在了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上。恰好这时接待员从门外走了进来，警官便迅速走到接待员跟前，将一份人员名单递给他：“今日下午五点整，警察局长先生要亲自接见这几位客人。如果客人过来，麻烦你把他们分别带到单间接待室，这样做可以防止他们交头接耳，另外请将他们的名片收集起来，拿给我。”

听完警官的安排，接待员便离开了。警官先生也正要走，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神情慌张的男人从外面闯了进来，他随即便靠在邻近的一把椅背上，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晃来晃去。

警官惊讶地看着他。

“呵，韦罗，怎么会是你？”警官惊叫道，“你这是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韦罗是一个长相帅气的便衣警察，有着高大魁梧的身材，平日里面色红润，然而今天的他，脸色却出奇的白，显然他是受了什么大的惊吓。

“不用担心，警官先生，我没事。”

警官说：“看你的脸色，你现在的状态确实不是很好啊……嘴唇铁青……还一头的虚汗……”

韦罗提起袖子擦掉了额头上的汗，定定神说：“哦，可能是累的……这些天真是太忙了……我正在忙警察局长交办的一件重要案子，为此费了不少劲……但有些事真的是太诡异了……”

“先喝点东西缓缓神吧？要先给你来杯饮料吗？”

韦罗说：“不用了，我只是有一点点口渴。”

“给你倒杯水吧？”

韦罗说：“不……不……不用麻烦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我……”

韦罗的眼睛里流露出烦躁不安的神情，开始语无伦次，韦罗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突然停止了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问：

“警察局长在哪儿？”

“他去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了，这会儿不在。他大概五点钟会回来，因为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对……这个我早就知道……这个会议的确十分重要，但现在我真的有很急的事情要见他。”

警官打量了韦罗一眼：“你到底是怎么了？说话吞吞吐吐的，情绪还这么激动！究竟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我确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向警察局长大人汇报，这件事有关一个月前那起案件……哦，对

了，那起案件现在还没有结案，并且，根据我的调查，今天晚上还会发生两起谋杀案。我们务必要阻止，假如今晚不能采取必要措施，凶手的阴谋就会得逞了。”

“韦罗，你先不要着急，坐下来慢慢说吧。”

“天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韦罗，既然这起阴谋已经被你发现了，那么我相信警察局长先生一定会同意让你全权处理这起案件的。”

“我想也是，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总担心再也见不到警察局长大人了，所以我特地写了个报告想要交给他，关于这起案件的全部情况我都记录在这份报告里了，我想这样会更保险一点。”

韦罗手抖动着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黄颜色的大信封，交给了警官。又说：

“给，这是一个小盒子，里面有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足以对我的报告进行补充和说明。”

“我想这些东西一定都非常重要，看来这都是些很贵重的东西，但是你为什么不亲自交给警察局长呢？”

韦罗说：“我已经被人监视了，随时可能会被杀掉，所以我必须让第二个人知道这个秘密，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安心。”

“韦罗，没事的，不要害怕，警察局长马上就回来了。我建议你这会儿先去诊所瞧瞧，让医生给你看看，你的气色太差了，像是生病了。”

韦罗有些犹豫不决，不过他最终还是站起身，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之后，转身离开了。警官看了看警察局长的办公桌，便把信夹在了桌上那叠厚厚的卷宗里面，然后又打开旁边的侧门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就在这时，前厅的门突然“吱呀”一声又开了，只见韦罗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他的嘴里还嘀咕着说：

“警官先生，我觉得或许把这件事告诉你可能更好些。”

此时的韦罗脸色煞白，牙齿有些打战，进来后见屋里没人，本想回自己的办公室，但是，他却突然感觉一阵头晕目眩，他不得不倒在椅子上休息一下。

几分钟后，他感觉自己浑身上下竟然没有一点儿气力，口中还不由自主地发出呻吟的声音。

他不停地呻吟着：“我这是怎么了？感觉像是中毒了。”

韦罗的手臂有些哆嗦，但他还是颤抖地将手伸到写字台上，取了一支铅笔和一本记事簿，在上面草草地写了几个字，忽然他又停了下来，嘴里有些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用太麻烦了，我想警察局长先生一定会看到我给他写的报告的。哎，我这是怎么了呢？真是太可怕了。”

下一秒，他却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口中断断续续地轻声说道：

“警官大人警官，请务必……务必……今天……晚上……没有谁能够阻止……”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僵硬得像块木头似的，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才使得他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着警官的办公室门口挪动着。然而没走多远，他的身体就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他只好又在身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似乎十分恐惧，声音喑哑且很小，已无力叫喊。他抬头向四下张望了一眼，本想伸手按一下门铃，但他的双眼却似乎被蒙上了一层黑纱，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可怜的韦罗跪倒在地，像个瞎子一样一边摸索着，一边爬到墙边。他摸到了墙壁，然后继续沿着墙壁前行摸过去，可惜他的思维已经开始出现混乱，甚至无法记起每个房间的位置，他原本是想

去左边的警官办公室，却不承想竟然爬向了右边。他的手摸到了屏风后面的一扇门，用尽了浑身的力气才将门打开。

这是警察局长的洗手间。

他不小心滑了进去，费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终究是徒劳，他对着前方有气无力地喊道：“救命呀……救命呀……”他本以为自己已经爬进了警官办公室，就又哼唧着说：

“今夜！今夜！谋杀……阴谋……齿痕……太恐怖了，上帝啊……真的好累啊……我好像中毒了……救命！救命啊！”

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像是沉浸在噩梦中而发出梦呓似地又说了好多遍：

“那白森森的牙齿……牙齿……终于无力地合上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已经含糊不清了，没有人能够听到他所说的话。他像个奄奄一息的老人一样翕动着嘴唇，好像还要说些什么，但却已经没有办法说出来了。他的头耷拉在胸前，两声弱弱的喘息后，他的身子发出了一阵颤抖，随后便再也不动了。

五点十分左右，警察局长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局长大人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好几年了。局长五十岁左右，身体强壮，身上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腿上绑着一副白色的腿套，一条蓝色的领带在胸前飘摆，看上去很精明，单从他的装束来看，他确实不太像个警官。他一向作风很正派、为人坦率、生活质朴、心地善良。

警察局长按铃将警官叫了进来，向警官问道：“准备接见的客人们都到了吗？”

“都到了，警察局长大人。我已经将他们分别请进了单间招待室，此时他们正在等着您的单独会见。”

“美国大使应该不会亲自来吧？”

“是的，警察局长大人，他确实没有亲自来。”

“你有收集到他们的名片吗？”

“当然。”

警察局长接过名片逐个看了一遍。

阿齐伯格·布雷特，美利坚合众国驻法国大使馆首席秘书；

勒佩迪伊，公证人；

胡安·恺撒雷斯，秘鲁驻法国公使馆专员；

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退役少校。

翻到第五张名片，局长大吃一惊，因为这张名片简直太奇怪了，除了姓名，名片上该附有的职衔和地址都没有：

唐路易·佩雷纳

“这是什么意思，我特别想先见见这个人，我对他特别感兴趣。你看过外籍军团作的报告吗？”局长说。

“看过，局长，我也对这位名片上只有属名的人饶有兴趣。”

“多么勇敢的人啊！对吧？简直是疯子，英勇的疯子。他的战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亚森·罗宾’……他们对他多贴心，多佩服呀！……亚森·罗宾死了多久了？”

“战前两年，局长先生。有人在离卢森堡边境不远一所小木屋的灰烬下面，发现了他和克塞巴赫夫人的尸体。调查证实，他先把那邪恶的女人掐死，然后放火烧房，自己也跟着悬梁自尽了。后来的调查证明那女人确实有罪。”

“只有那该死的人才配得上那样的结局。说实话，我宁愿不与他交手……瞧，说到哪儿啦？莫宁顿遗产案的材料，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局长大人，放在您办公桌上了。”

“是吗？可能我没有注意看……韦罗来了没有？”

“早就来了，他好像病得不轻，现在还可能在医院呢。”

“他得了什么病？”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看他的脸色，似乎病得很严重。”

“是吗？那你说说看……”

警官将自己见到韦罗的经过详细述说了一遍。

“哦，你说他留了一封信给我？信放在哪里了？”局长大人有些担心地问。

“我把它夹在你办公桌上的卷宗里了。”

“真是奇了怪了，韦罗是老便衣侦探，一向稳重老练，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他害怕，看来他一定是碰上厉害角色了。我先看材料，你赶快去把他找来。”

警官即刻去找，过了五六分钟，警官匆匆地跑了回来。

“局长大人，我没能找到韦罗，奇怪的是我碰到接待员了，他说见韦罗进来了，但是没有见到韦罗从这里出去。”

局长说：“是不是经过我这里，又到你那里去了呢？”

警官说：“我办公室也没有啊，我找过了。”

“那就奇怪了，一个大活人能藏到哪里去呢？”

“这里都不在，说明韦罗还是出去了，可能接待员不留神，他就出去了。”

“看来是的，他也许到外面兜风去了，我们等一会儿再看吧。会议刚开始，他不在场也不影响。”

德斯马利翁局长看了看表。

“都五点十分了。请接待员领那几位先生都进来吧，要不……先等等……”

他有些犹豫，翻了一下卷宗，找出了韦罗留给他的信。是韦罗留给他的那个黄颜色大信封，信封的一角写着“新桥咖啡店”五个大字。

警官提醒局长说：“要不您先看看信再召集他们开会吧。虽然韦罗不在，他刚才一再嘱咐要让局长看这封信，我想他的事一定很紧要。”

“你说得也有道理。”

局长拿起常用的那把拆信刀，将信封挑开。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局长惊叫了起来。

“出什么事了，局长？”

“这是什么鬼信？……你看看，完全是一张白纸呀，唯一不同的是折了四折……在上面一个字也没有。”

“局长，你先别生气，因为韦罗的的确确告诉我，他将他知道的有关这个案件的情况，全都写在里面了。”

“我也相信他是告诉你了，但是你也看见了，信纸上的确一个字也没有，幸好我还比较了解他，要不我还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呢。”

“局长，韦罗真是太大意了。”

局长说：“是大意了，但这件事关乎两个人的性命，韦罗不可能大意，他确实确实跟你透露了，今夜将会有两起谋杀案发生，是吗？”

“是的，局长。他说今晚将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夜晚。”

局长两手背后，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踱了好几圈，突然停留在了一张小桌旁。他问道：

“这又是什么东西？是给我的吗？‘面交警察局长德斯马利翁局长……出事时再拆开。’”

警官说：“真是太抱歉了局长，我都忘记了，这个也是韦罗想要转交给您的。据他说这是那封信的补充，是很重要的东西。”

局长终于忍不住轻蔑地笑了一笑，说：“一张白纸的信，还需要做怎样的补充说明？尽管现在还没出什么事，那我们也打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吧。”

局长一面说，一面将盒子上的小绳子剪断了，他打开了包装纸，只见包装纸里面裹着一个小纸盒，这是一个医院用的纸盒，看上去破烂脏旧的。

局长揭开了盒盖。

纸盒里面还有里衬，有薄薄的几层棉花，依旧非常的脏旧。纸盒的中间仅放着半块巧克力。

“韦罗到底在跟我卖什么关子！一封信打开是白纸，又留给我一个盒子说是信的补充说明，打开放着半块巧克力。”局长既生气又觉得奇怪地说。

他将巧克力拿了出来，细细地打量，用放大镜看，终于他发现了这半块巧克力的特殊之处了，这块巧克力上面和下面都有明显的齿痕，总有三毫米深，并且每个齿痕的形状，齿宽都不同，上齿是四个，下齿是五个，排得很整齐，不重叠不混乱。局长德斯马利翁低着头，他在沉思着，又在办公室里踱了几分钟时间，喃喃地说：

“真是太奇怪了。这个谜，我一定要将它解开……白纸、巧克力、齿痕……韦罗到底想要告诉我什么呢？”

但是此时，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耗磨在这个谜上。他想反正韦罗会回警察局，关于这个谜底，迟早会解开的。于是他抓紧时间吩咐秘书：

“那几位来开会的先生，不能让他们久等。你赶快把他们请进来吧。韦罗如果回来了，你及时通知我，我即刻去见他。除此之外，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来打扰我们的会议。”

时间过了两分钟，接待员带着四个人陆续进来了。第一个进来的是身体肥大，脸红，蓄着颊髯，戴着眼镜的公证人勒佩迪伊。接着是阿齐伯格·布雷特美国大使馆首席秘书、凯撒雷斯秘鲁公使馆专员。他们三位都是局长的熟人。局长和他们寒暄了几句，便上前一步，开始欢迎退役少校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他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曾英勇作战而光荣负伤，所以提早退役。局长赞扬了他为国家所做的贡献。

门“吱呀”又开了。

“是唐路易·佩雷纳吗？”局长向来人伸出手去。这个人身材中等，偏瘦，他的胸前挂着一枚耀眼的荣誉团的勋章，他的面容、眼神和举止神态显得挺年轻，似乎只有四十岁左右，但眼角额头爬着的皱纹，不难看出他已有四十好几了。

他向局长礼貌地行了一个军礼。

“是的，局长。”

伯爵看到了他，叫道：

“佩雷纳！居然在这里能见到你，你居然还活着？”

“能活着再次见到你真高兴，少校。”

“太好了，你还活着！因为在我离开摩洛哥的时候，你却杳无音讯，所有的人都以为你死了。”

“当时我只是被俘了，并没有死。”

“那给他们做囚徒，和死有什么区别呢！”

“还是有区别的，少校。活着还有逃生的机会，死了就再也没有生的机会了。”

局长对眼前的这个人不由得心生好感，他仔细地端详了一下佩雷纳的脸，他面含微笑，一双眼睛透着坦诚而坚毅的神情，古铜色的皮肤，油亮油亮的，看来他经常在户外活动。局长请所有的人围坐在他的办公桌前，说：

“诸位，对于我突然的邀请，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并且我和大家谈话的方式，大家也会感到诧异。不过请大家放心，我只是跟大家谈一些简单的事，不会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他翻开了警官准备好的卷宗，一面看批注，一面说：

“战前，一八七零年，罗素家有三姐妹，老大艾尔莫利娜，二十二岁；老二伊丽莎白，二十岁；老三阿尔芒德，十八岁。她们跟表弟维克托一起住在圣泰田。后来，老大艾尔莫利娜最先离开了圣泰田，嫁给了一个叫莫宁顿的美国人，并且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柯斯莫。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困窘。艾尔莫利娜曾几次写信给妹妹请求经济上的支援，始终都没有得到回音，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上。直到一八七五年，莫宁顿夫妇才回美国。五年后，他们竟然变成了富翁。一八八三年，莫宁顿先生去世了，他的资产继续由他的妻子经营管理。她可是一位投资奇才，她投资赚了一笔钱。但是到了一九零五年，她也去世了。于是把存下的四亿美元留给了他的儿子柯斯莫·莫宁顿。”

这个巨大的钱数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局长看见唐路易·佩雷纳同伯爵互递眼色，便问：

“你们认识柯斯莫·莫宁顿吗？”

伯爵说：“当然局长，我和佩雷纳在摩洛哥打仗的时候，他也在摩洛哥。”

局长说：“当然这不足为奇，因为柯斯莫·莫宁顿很早就开始周游世界了。据说他是学医的，医术还不错，并且他沿途给人看病从不收取诊费。他最早先住在埃及，后来又搬到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一九一四年底才回到了美国，他支持协约国。去年停战后，他来到巴黎。但是就在四个星期前，他却意外地死于一场事故。”

美国大使馆秘书说：“这事我在报纸上也看到了，并且我们使馆也接到了通知。他是因为打错针去世的吧？”

局长说：“是啊，他感染了流感，一整个冬天都躺在床上。遵照医生的嘱咐，他自己注射甘油磷酸盐忘记了消毒，致使伤口感染，不到几个小时就去世了。”

局长说到这里，转过身向公证人问道：

“勒佩迪伊先生，我说得比较简单，你公证下跟事实相符吗？”

公证人说：“局长，完全相符。”

局长又说：

“第二天的上午，勒佩迪伊先生来到这里，把柯斯莫·莫宁顿留下的遗嘱给我看。勒佩迪伊先生为什么来，你们看看这份文件应该全都明白了。”

勒佩迪伊先生接口说：

“我说明几点，局长先生应该不会反对吧？莫宁顿生前，我仅见过一次。他将我请到了他的房间里，将一份刚刚完成的遗嘱交给我。那时他才刚患上流感。他跟我说，他正在找寻他的亲戚。等病好了后，他要好好寻找。可是这场事故却使他早早去世了。”

局长拿出一个已经拆封的信封，他从里面抽出一张大纸，展开说：

“大家仔细听，这是遗嘱的内容。”

“我叫柯斯莫·莫宁顿，是休伯特·莫宁顿和艾尔莫利娜·罗素的婚生子，是一个正直的美国公民。我把我的一半财产留给美国，用来举办慈善事业。这份遗嘱将由公证人勒佩迪伊转交美国大使馆。

“还剩大约两亿美元，其中包括在巴黎、伦敦各银行的存款，我已开出清单，存在勒佩迪伊的事务所。为了纪念操劳一生的母亲，这一份财产留给两位姨妈或她们的直系后人。如果没有，那就转给堂舅维克托或他的直系后人。

“由于和亲戚们长久失去联系，请我的朋友唐路易·佩雷纳帮我尽力寻找。我在欧洲的这些财产，全权由他负责支配，并且由他代表我处理我死后的一切事务，只要能够扩大我的名誉，完成我的遗愿便可。兹赠予一百万美元，以报答他的两次救命之恩和后续对我的服务。”

局长停顿了一会儿。唐路易说：

“我是柯斯莫的朋友，我也同情他的遭遇，但是我根本没有想过要收他这么一大笔钱。”

局长继续念道：“如果我死后三个月，始终没有找到能继承遗产的罗素家族的人，那这两亿美元资产全部归我的朋友唐路易·佩雷纳所有，其他人不管谁要求继承都无效。对于唐路易的为人处事，我非常了解，我也相信他，他能让我的资产得以有效的利用。”

局长念到这里，又停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看唐路易。唐路易神情很淡定，不出声，只是不停地抹着眼角的眼泪。

伯爵说：“唐路易，真心祝贺你。”

“遗嘱的决定权如果在我的手里，我一定能想办法找到罗素家族的后人。但是少校，这笔资产是有附加条件的。”

“我相信你能做得到，唐路易。”少校说。

局长向唐路易问道：“对于这份有附加条件的遗产，我想你不会拒绝吧？”

“当然不会拒绝了，我想对于朋友的嘱托我需要的是担当，而不是拒绝。”唐路易笑着说。

局长说：“我之所以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遗嘱的最后有附加条件：

“如果我的朋友唐路易因某种原因拒绝接受这份遗产，又或者他在继承日之前去世了，这笔财产就请美国大使和警察局长用在巴黎办一所大学，主要招收美国的学生和艺术家。首先，警察局长可以预先提取三十万元，作为手下警务人员的津贴。”

局长将这份遗嘱折好，又从信封中抽出一张纸，说：

“遗嘱还有一个附件，这是莫宁顿先生写给公证人勒佩迪伊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恰是对这份遗嘱的补充说明。

“兹请公证人勒佩迪伊在我死后的第二天，就能当着警察局长的面启开我的遗嘱。务必请局长保密一个月。一个月后，就请局长召集勒佩迪伊、唐路易和美国大使馆的一位要员到局长的办公室，宣读遗嘱，并将一张一百万美元的支票交予遗产的继承人唐路易，请在给付之前查明其身份和证件。关于查验其身份一事，就劳烦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负责。德·阿斯特里尼亚克伯爵在摩洛哥曾是唐路易的少校长官。查证其出生地，劳烦由秘鲁公使馆职员负责，因为唐路易虽然有西班牙国籍，却出生于秘鲁。

“除此之外，请在找到罗素家族继承人两天以后，将我的遗嘱在公证人勒佩迪伊依事务所给他们宣读。

“最后将关于我对财产分配以及分配方式的意愿——在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六十天以上，九十天以内，由警察局长再次召集同样的人在同一地点开会，依照遗产继承条款指定继承人，这个必须是在遗产继承人本人都参会的情况下才可执行。如若届时罗素家和维克托家的后嗣都未前来继承遗产，那唐路易将被确定为最终遗产继承人。”

局长念完后，将两份文件装进信封，说道：

“诸位，听完柯斯莫·莫宁顿的遗嘱，大家也明白了被莫名请到这里来的原因。稍后会有第六个人来到这里。他是我们局里的侦探。他对罗素家族已经做了初步的调查了解。待会儿他会将调查结果给大家简要汇报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必须按死者的遗嘱行事。唐路易应我的要求，在两个星期前把他所有的证件寄给了我，我对此做了严格检查，身份准确无误。但是对于他的出生地，我已请秘鲁公使去收集更准确的资料。”

秘鲁公使馆专员恺撒雷斯说：

“秘鲁国公使将这件事全权委托我来办理。据我调查唐路易·佩雷纳出生于西班牙，三十年前就移居秘鲁。在美国，我曾见到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也向我提到这个独生子，他表示非常宠爱。有关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五年前我们公使馆有通知过他，这就是当时寄往摩洛哥那封信的留底。”

“有关那封信原件我这里有，是唐路易·佩雷纳寄给我的。”局长说。

局长眼睛盯着伯爵继续说：“那您呢，伯爵先生？唐路易在摩洛哥外籍军团当兵时曾是您的手下，您还能认出他吗？”

伯爵说：“当然认得出了。”

“确定不会错吗？”

“绝对没有错，我确定。”

局长笑着说：

“您认识唐路易，被他的战友们称为亚森·罗宾的唐路易吗？”

“我再次确定，局长，是这个人，绝对没有错。他的战友们都称他为亚森·罗宾，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好士兵。”

局长仍然微笑着说：“外籍军团第四团的报告中，是这样来形容他的，说他像基督山一样神秘。但是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只想说明唐路易在团里功绩突出，得了七次嘉奖。”

唐路易有些不好意思地反对说：“局长，别提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而已，再说都过去了。”

局长说：“唐路易就不要不好意思了，好的事情要拿来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不仅要听那份遗嘱，关于遗产继承人的来历，大家都需要知道，所以我必须说明你的身世……”

“那好吧，局长，请允许我暂时回避。”唐路易一边说，一边起身朝门口走。

“站住……向后转！……立正！”少校开玩笑似地发号施令。

他把唐路易拉回来，命其坐在办公室的正中。

“局长，您大人有大量，就饶了我这位老战友吧，他脸皮薄，为人低调，不喜欢将他的功绩拿出来炫耀。他的谦虚那可是出了名的，我戎马一生，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又骁勇善战，又不爱虚名的士兵……”

唐路易不高兴地叫道：“少校，别再说了，别再说了。”

局长说：“那好吧，报告我就不继续往下念了，有关唐路易的传奇功绩，暂时就宣读到这里的吧。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

唐路易说：“局长，你问吧。”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你中了敌军的埋伏，沦为了俘虏，直到上月才得以回到巴黎？”

“是的，局长。在外籍军团我的契约期只有五年，所以早就退伍了。”

“柯斯莫·莫林顿在立遗嘱的时候，你都已经失踪了四年，但是为何他在遗嘱里还指定你为继承人呢？”

“我们经常保持通信。”

“啊？”

“你不必觉得惊讶，因为我在通信中，早就将准备出逃，且回巴黎的消息透露给他了。”

“在那种地方，你们还可以通信？你究竟是用的是什么办法和他保持通信的？”局长有些微带讥讽地说：“你真的像一团谜一样。”

“局长，你不要觉得奇怪，我被俘虏的那些日子真的如谜一样，我有很多秘密，都很不寻常，如果哪天有时间，我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

全场一片沉静，静得一根针落地都能清晰得听得见。局长眉头紧锁打量着唐路易，他似乎还有很多个疑团没有解开，便再次向唐路易问道：“你的伙伴为何要叫你亚森·罗宾呢？我想无风浪自平，他们不光是认为你勇敢吧。”

“关于亚森·罗宾这个称呼确实有些来历，因为曾经我根据坏人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破获了一桩奇怪的盗窃案。”

“嗯？你还会破案，还真本事不小呀。”

“多谢局长夸奖，我在非洲的时候就破获过几起案件，刚好那时亚森·罗宾刚去世，大家就给我起了这个外号。”

局长问：“那桩案件大吗？”

“很大很大，其失主就是柯斯莫·莫宁顿，那个时候，他还住在奥兰省，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认识的。”

全场又是一阵沉默。

唐路易补充道：“柯斯莫死得太突然了，就因为以前侦破的那个案件，我和他之间建立了信任感，后来有段时间，柯斯莫好像预感到自己会死于非命，所以总是对我说，‘唐路易，要是我哪天遭遇谋杀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凶手。’”

局长接话说：“你认为这样能说得通吗，据我了解柯斯莫·莫宁顿的死并非是谋杀啊？”

唐路易说：“局长，你完全判断错了。”

局长一阵惊讶，忙问：“什么意思？说清楚一点。”

“其实柯斯莫·莫宁顿根本就不是打针失误致其身亡的，而是死于非命。”唐路易站起来说。

“你有什么依据吗？”局长一脸严肃。

“局长，我只想说这才是事实。”

“莫非你知道什么隐情？或者你当时在场？”

“柯斯莫的死是上个月的事了，而当时我并不在巴黎，而且我不经常看报纸，我怎么会知道他去世的消息呢，他的死是局长您告诉我的。”

“唐路易，如若是这样，你所知道的，也是我所知道的，难道你在怀疑医生的诊断能力？”

“抱歉，我不相信医生的诊断。”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证据吗？”

“当然有。”

“什么证据？”

“你说的话，局长。”

“我说的话？”

“局长，您先说莫宁顿医术很高明，这说明他是懂医药的，可是后面又说他自己注射针剂，忘记消毒致其身亡，对于一个懂医学的人来说，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我确实说过莫宁顿懂医。”

“局长，并且我见过柯斯莫行医，知道他是个细心而负责任的好医生。”

“那……？”

“那医生只是负责出具了一张死亡证。一般的医生在对亡者的死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的情况下，都是这样判断。”

“那你的意见是……”

唐路易转身面向公证人：

“勒佩迪伊先生，您在莫宁顿先生的病床前时，难道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好像没有。”

唐路易说：“他的表情难道就没有很痛苦吗？”

“没有……好像有……对了，我想起来了，我发现他的脸上有褐斑。因为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脸上很干净，并没有褐斑。”

“褐斑？看来我的推断被证实了，柯斯莫·莫宁顿确是被人毒死的。”

“那毒是怎样下的呢？”

唐路易说：“一定是有人在甘油磷酸盐滴液里，或者是针管里，做了什么手脚。”

“可是医生又是如何做出的诊断呢？”局长补充道。

唐路易又问勒佩迪伊先生：“勒佩迪伊先生，你难道没有提醒医生注意那些褐斑吗？”

“我有提醒，但是医生并没有重视。”

“是他的私人医生吗？”

“不，他的保健医生彼特是我的朋友，是他介绍我去做莫宁顿先生的公证人的，后来彼特生病了，我在病床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医生，应该是另外请来的吧。”

局长匆匆翻出莫宁顿的死亡证说：“他的姓名和地址，都在这里，他叫贝瓦纳医生，住在阿斯托路十四号。”

“快，局长，赶快派人将他带来，抓紧时间。”

局长又对唐路易说：“局里的便衣侦探韦罗一小时前来过，秘书说他有些不舒服，并且他被人监视了，还说有关于莫宁顿案件的重要情况向我汇报。还说今晚一定会发生一起双重谋杀案，并且要求我让警察出面阻止。”

唐路易吃惊地看着局长：“你刚说他身体也不舒服？”

“是，他不但身体不舒服，而且头脑好像也不清醒了，给我留了一封信，信是一张白纸，还有一个纸盒，纸盒里放着半块有齿痕的巧克力。”

“局长，我能看看他留给你的信吗？”

“没问题，不过也许你会跟我一样，看完后毫无所获。”

“也许……”

唐路易拿着纸盒和黄信封仔细看了半天。信封上的“新桥咖啡馆”几个大字格外的醒目。

唐路易看完后，大家很期待地等着他会有什么意外的发现公布出来，没想到他只说：“信封和纸盒上‘新桥咖啡馆’的字迹不一样，信封上的很模糊，并且还有些抖动，显然是模仿写出的。”

“这说明，这信封并不是您那位部下写给您的，局长。据我判断，您的这位侦探是在新桥咖啡馆桌上写的报告，但是信封封好后，不小心被人掉包了，所以导致您收到了一封装有白纸的信。”

局长说：“你这也仅是假设，又能说明什么呢？”

“也许我的假设是错误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您的那位侦探的预感是对的，他确实被人盯上了，因为他对莫宁顿遗产的调查妨碍了他们的计划，他现在也一定有危险了。”

“什么？”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赶快救他，局长，也许从会议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成为了敌人计划中的一颗棋子，但愿您的侦探不会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唐路易，你凭什么这么肯定，等韦罗回来，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韦罗回不来了。”

局长说：“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的警卫员都看见他早就回来了。”

“警卫一时看错也不是不可能的，你还有别的什么证据吗？”

“我有证据，局长，韦罗确实回来了，您看，他在这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母，但是几乎都认不出来。但是您的秘书却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写的，我也是才看到。这就是他已经回来的有力证据。”

局长越来越困惑。在场的人也都惶惶不安。这时秘书从外面进来了，他说哪里也找不到韦罗，谁也没见到他，大家都很担心。

唐路易说：“局长，不信您把您的警卫叫来问问。”

警卫刚进来，唐路易不等局长开口，便先问道：

“你确实亲眼看到韦罗第二次走进了局长的办公室吗？”

“确实。”

“进来后就再没有出去吗？”

“是的。”

“在这期间，您就没有开过小差走过神吗？”

“一秒的神都没走过。”

唐路易叫道：

“局长，您这里有医生名录吗？”

局长拿出了一本医生名录，翻看了一遍说：

“这份名录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贝瓦纳医生，并且阿斯托路十四号就没有医生居住。”

局长说完后，大家顿时都沉默了。

局长认可地说：

“韦罗……莫宁顿脸上的褐斑……医生……真是大意了，看来这个案件真该仔细调查调查啊。”

他不由地询问唐路易·佩雷纳：

“你觉得谋杀与莫宁顿先生的遗嘱有关？”

“局长，这我不清楚，我只能推断出遗嘱的内容被泄露了。”

“这怎么可能？您认为这可能吗？莫宁顿先生那么谨慎的一个人。”勒佩迪伊说。

“难道你的事务所就不可能泄密吗？”

“谁会泄密呢？这份遗嘱只有我一个人经手，而且一直放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里的钥匙，也只有我有，我每天晚上都会将一些重要的文件锁进保险柜里。”

“您确信您的保险柜就不会被人撬开吗？您的事务所从来就没有失窃过吗？”

“我确信没人撬开，我的事务所也从来没有失窃过。”

“你是什么时候去见柯斯莫·莫宁顿的呢？”

“在星期五的上午。”

“从上午到晚上，在这段时间期间，你将遗嘱放在哪里了？”

“我想我是放在了写字台的抽屉里。”